

我父亲的一件棉袄，陪他度过了二十多个寒冬。

据母亲说，这件棉袄她拆洗了多少次，缝缝补补多少回，就连她也不知道。特别是袖口上、棉袄下摆上不知打了多少补丁，就连她也不清楚。

过去人常说，“富人怕夏，穷人怕冬”，记得母亲说，有年冬季天寒地冻，父亲穿着夹袄、一个棉马甲，套穿了几件布衫，但还经常冻得浑身打哆嗦，一回到家，马上脱鞋上炕。

奶奶看父亲脸冻青了，手上裂了不大不小的几个口子，时不时有血流出，心疼了，拿出她五分钱买的一支“棒棒油”，让父亲润手。她又从柜里取出了自己亲手织好、藏了五六年的白棉老布，让母亲买些黑膏子染染；还取出几年来从生产队棉秆上拾下、弹好后存放的一斤多棉花，让母亲给父亲缝一件棉袄。

一周过去了，母亲在奶奶的配合下，终于完成了奶奶吩咐的一项“重大使命”，做好了这件棉袄，细心的奶奶在母亲缝好后，用秤还称了一下，棉袄共重二斤六两。

奶奶高兴，母亲高兴，父亲更高兴，母亲让父亲试了试大小，父亲穿上刚合身，不想脱下。母亲忙劝说，让去舅家走亲戚时正式穿上。

那天，母亲从柜里取出新棉袄，让父亲解下腰带，脱下夹袄、布衫，换上了“三面新”棉袄，父亲第一次穿这么厚的棉袄，打心眼里高兴。母亲问道：“暖和吗？”父亲哈哈一笑，忙答道：“这比薛仁贵的火龙丹都暖和。”

以后父亲舍不得脱了，他让母亲找了个大外套布衫，套在棉袄上面，护住了棉袄。

两年过去了，父亲的棉袄仍跟新的一样，父亲细心爱护着棉袄，有时宁肯把自己手划破，也不愿划破棉袄。奶奶责怪父亲傻得很，爱衣不爱人。

有一次，村上一个老人去世

了，需要一个人下去修墓，父亲二话没说，把棉袄一脱，穿件单衬衣下去了。有人骂父亲是个“二杆子”，在冬天不怕冻坏了身子，可父亲心里有数，下去修墓几分钟时间，他怕弄脏了棉袄不好洗。

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几个冬天过去了。父亲棉袄上的外套烂了，两个袖口烂了，胳膊弯也露出了洁白的棉花，棉袄前面下摆也开花了，棉袄脏兮兮的。

开春了，气温上升，农历三月三那天，奶奶和母亲把父亲脱下来的棉袄趁着好天气拆掉，取出棉花，母亲拿到涝池，用洗衣板、棒槌、皂角，洗了近一个小时，才洗干净。第二天晒了一天，第三天奶奶和母亲准备缝，一量又短了，原来纯棉布缩水严重，奶奶又翻箱倒柜找相似的布，折腾了一天，赶天黑才缝好了棉袄。

细心的母亲问别人要了半把花椒，用纱布包上，放在棉袄的袖口、腰上，她怕棉袄过夏生虫。

这件棉袄又穿了好几年，父亲不喂牲口了，又上山看护山庄，冬季山上寒风呼啸，一切草木全落完了叶片，山川沟壑光秃秃的，就连队里山庄上养的小狗、小猫也躲进窝里不愿出来，父亲又穿着那件棉袄，看护着山庄。

记得改革开放以后，父亲又穿着这件棉袄，上山割柴，劈草、弟树枝。那时情况好点，我和母亲、弟弟妹妹都有了毛衣，薄薄的棉袄套在毛衣上不但轻巧，而且十分暖和，母亲商量着要买些毛线，给父亲织一件毛衣，父亲说啥也不要，他老人家说：“我就爱穿这厚厚的棉袄。”

一年冬天，母亲在我们几个儿女鼓动下，早就把父亲的旧棉袄藏了，让他穿上舒适的毛衣、羽绒服，那时奶奶已经去世，母亲坐在炕头一算，父亲的这件棉袄伴随他度过了二十多个寒冬。

只可惜父亲穿毛衣、羽绒服没几年就去世了，但那浓浓的棉袄情，却久久萦绕在我心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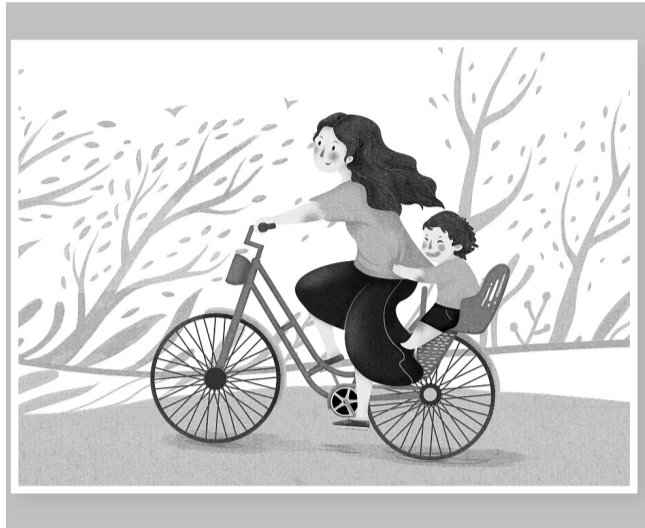
父亲的棉袄

◎闰土

微信群里的母爱

◎王红霞

每天早上醒来第一眼，打开手机看“父母心·陕西家长群”，已经成了自儿子今年八月去2000多公里以外的东北求学后，我雷打不动的规定动作。每晚临睡前，再“爬楼”把群里当天所有的信息浏览一篇，确保无一遗漏，这一晚才睡得安稳。



“哈市今天降温到-3℃了，寄去的帽子围脖也不知我那臭小子戴上了没。”

“我昨天又叮咛了一遍让我姑娘穿秋裤，人家说暖气热，一点都不冷。这温度还不穿秋裤，室外冻坏了膝盖落下病根怎么办？”

才早上6点半，就有妈妈们在群里冒泡了。这样的絮絮叨叨，妈妈们是不会一大早发给自家孩子的，知道发了也没用，还会惹人厌烦。可执拗的惦念总像毛毛虫一样挠心抓痒，于是便发到群里，仿佛这样远方的孩子就安妥了。

从知道一个胚胎在自己的子宫里着床的那一天起，女人们便走上了一个此生永不卸任的岗位——母亲，从此便源源不断地输出只有起点、没有终点的母爱。

母爱很多时候表现为一种本

能的牵肠挂肚。怀在肚里的时候，常常会莫名其妙地担心会不会有畸形。千辛万苦十月怀胎生下来了，又唯恐不聪明。从幼儿园起，就琢磨着怎样才能不让自家娃输在起跑线上。上学了又担心早恋，担心考不上名校，从小升初、中考直到高考甚至填报志愿，孩子的每一个台阶无一不是母亲的一个个关口。而母亲们所有的殚精竭虑，不外乎是盼望孩子有朝一日能展翅高飞。

一纸高考录取通知书就是母亲们大功告成从此放手的宣言书了吧？而事实上，脐带能剪断，母爱难割舍。

母爱不是装了阀门的自来水，需要时汨汨奔流，不需要时就能滴水不漏。一天天注视着自己身上掉下来的宝贝疙瘩，长成高过自己一头的大小伙或是水灵灵的大姑娘，习惯了起早贪黑变着花样乐在其中地捱饭一日三餐，天一冷就把秋裤放在床头亲眼监督孩子穿暖……

十八九年来形成的惯性，使得有一天孩子真的飞远了，想象中如释重负的轻松，却被突然闯入空巢中年的落寞取代。

望一眼孩子每天晚上挑灯夜读的书桌就掉泪，端起碗就寻思孩子能不能吃得惯异乡的饭菜。手机里把孩子所在的城市设置了天气预报提醒，似乎掌握了寒暑冷暖就能为孩子遮风挡雨。拼命地想知道跟那个城市、那个学校有关的一切

信息；走到超市看到五常大米、哈尔滨啤酒等只要跟东北有关的都觉得格外亲切。

因为一个孩了，结了一群亲人。同是把至爱送到千里之外的同一所大学求学，这些大多不曾谋面的父母，便默契地成了共同话语体系里的亲密“盟军”。群里的父母都是没有本名的，大家只有一个共同的身份——家长，彼此称呼也都是李妈妈、王妈妈；当然也有爸爸们，但除了一两个爸爸相对活跃外，大多数爸爸都选择“潜水”，极少发言。

在这个群里，不仅没有人会笑话妈妈们琐碎的唠叨、细密的心事，反而常常会引来感同身受的共鸣回应。在这个群里，比发红包更受欢迎的，是发孩子们在校活动的照片。只要有合影，妈妈们就扒拉着屏幕从中找寻自己的娃。

在群里，妈妈们常常一不小心就会把彼此怂恿得掉泪，又互相打气抱团取暖。这些在孩子面前尽可能故作体面的克制着、收敛着的妈妈，心里的牵肠挂肚就像蚕一样，每天都在吞食着她们的心的桑叶。

“我钦佩一种父母，他们在孩子年幼时给予强烈的亲密，又在孩子长大后学会得体地退出，照顾和分离都是父母在孩子身上必须完成的任务。亲子关系不是一种恒久的占有，而是生命中一场深厚的缘分。”这句据说出自北大才女的话，应该代表了大多数自认为长大了的孩子们的心声。不是不知道，父母对孩子最大的帮助，就是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独立性。一边是羁鸟出笼，迫切想要独立高飞看世界的孩子，一边是“不是不愿，实属不能”隐退淡出的母亲。好在有微信群，可以安放母亲们奔流不息的爱。

孩子，我牵挂你，无关你的独立。我做不到不思念你，那就让我努力做到不打扰你吧。

大散关



1921年10月，为唤醒更多人地对地质的关注，他编辑出版了《共进》半月刊。在这本杂志上，他刊发了地质论文《陕西同官县黄堡镇左右煤田的地质报告》，表达了一位赤子对家乡真诚的热爱。1923年9月，赵国宾北大毕业后被陕西实业厅委任为延长石油总经理。25岁的赵国宾走上任后，呈请将矿名改为陕西延长石油官厂，制定了《延长石油官厂简章》，对企业的宗旨、生产品种、经营范围、机构和职员职责等进行了细化。1924年，他派人从天津购买采油机器，并从天津、太原等地聘请专业技师来延长。1924年秋天，赵国宾采用机器凿井获得成功，发现了数量可观的石油。1926年4月，他被调回到陕西省实业厅工作。在他任职的两年七个月中，摸清了陕北石油的分布，掌握了陕北油田地质的特点，在所撰写的《陕北石油开发之意见》中，他自信地说：“陕北油矿之储量，证明有据，前途未始未有望焉！”

第一位在陕北延长提炼出汽油的科学家，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生孙越崎。孙越崎是浙江人，1932年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毕业后，应南京政府的邀请实地前往陕北考察石油的情况。一行人从西安渡过渭河后，在陕北的崎岖山路和羊肠小道上，靠

着骑马和毛驴奔波近千里，终于发现几个县都有油苗，只需要运送钻探机来即可开采。于是，孙越崎立即赶回西安，把这一情况当面报告给陕西省主席邵力子，并提出要求整修延水关到延川县的道路。邵力子又将情况报告给了南京方面，南京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翁文灏闻讯后大喜，决定开发陕北石油，成立陕北石油矿勘探处。1934年4月，孙越崎押着从海外购买的钻机等设备来陕西，到了延水关后发现通往延川的路依旧破烂不堪，只好就地拆解设备，用毛驴驮的笨办法一点点地运送，历经57天才完成。在延川，孙越崎和工人们一起埋头苦干，所确立的六个井位，经钻探后全部出油。其中，1号井探到112米时就发现了油，安装油管后日产量达到1.5吨。值得记录的是，孙越崎还带动工人用蒸馏法，从延长的原油中提炼出了汽油和重质油。这是中国人自己首次炼出汽油。

1935年4月，刘志丹带领陕北红军解放了延长县。1935年10月19日，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央红军正式进入延安。此后，有着100多年历史的延长石油开采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发展，延长石油也积极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有力的保障。1944年，毛泽东为延长石油亲笔题词“埋头苦干”，以鼓励延长石油为中国革命作出重要贡献。

第十八节 日军轰炸

中国古代的炼丹家虽然在无意间发明了火药，但他们却将火药制作成烟花爆竹，仅限于用在节日燃放娱乐上；外来的侵略者却将火药制成炮弹用来攻打中国。美国莱特兄弟发明了依靠机械动力上天的飞机，他们大概不会想到，短短八年之后，飞机竟然成了杀人的工具！1911年，意大利少尉加沃特从空中向土耳其投下榴弹！

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，两国间有着悠久的文化交流历史。早在1000多年前的唐代，日本还曾派大批遣唐使来长安城学习先进的经济、

文化技术。然而到了近代，日本军国主义者却对中国发动了两次侵略战争，疯狂屠杀中国人民，罪恶行径罄竹难书，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。第一次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，此前日本已吞并琉球群岛，随后又割去中国台湾岛和澎湖列岛。第二场战争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，为发动这次侵略战争，日军进行了蓄谋已久的准备，以下是几个关键节点的事件：

1927年，日本首相田中一向天皇上书再次提出侵华主张。在这份臭名昭著的《田中奏折》中，他赤裸裸地叫嚣：“欲征服世界，必先征服中国；欲征服中国，必先征服满蒙。”

1928年4月25日，日本侵略者借口保护日本侨民制造了举世震惊的“济南惨案”。

1931年9月18日，日本侵略军制造“柳条湖事件”，对中国东北地区发动了武装进攻，这就是震惊世界的“九一八”事变。

1937年7月7日，日本侵略军在卢沟桥附近演习时，借口一名士兵“失踪”，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，在无理要求遭到中国守军拒绝后，日军遂悍然向中国守军开枪射击，炮轰宛平城，制造了震惊中外的“七七”事变，又称“卢沟桥事变”……

从“七七”事变起，在那场长达八年的侵华战争中，没有越过黄河打进潼关的日军，惨无人道地动用战机，对陕西各大城市，尤其是主要商业网点进行了拉网式的疯狂轰炸。那么，日本军机为何要轰炸陕西呢？原因有二，一是日军自“九一八”事变暴露侵华野心后，国民政府在1932年3月5日召开了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，决定“以长安为陪都，定名西京”，并成立西京筹备委员会，作为西北重镇的西安成为全国抗战的大后方；二是1937年3月1日陇海铁路通车至宝鸡，陕西境内的货运业为抗日交通主线，成为抗战物资供应、民族企业和大量难民避难之重要通道，轰炸西安和陕西就等于切断中国抗战的大后方和重要基地。

(连载74)

红船

■黄亚洲/著



“聋了？我颊上的包还没退肿，你就开释了，听见没有？安徽同乡会保你，全京城的狗屁报纸天天都在喊救你！也不知道你祖上哪辈子积的德！”

陈独秀回头，怒了：“别来烦我！”

狱官倒吸一口冷气，大受委屈：“要放你了！放你，知不知道？是放你出去，千万万确的，陈先生！”

他的口气显然软了。

“这几日秋蚊子够烦了，你还来添烦？”

狱官看着苗头越来越不对，背一躬，更加谦恭起来：“陈先生，在下说的是真的。监狱外头，许多人在等着欢迎你呢，许多小旗举着呢！在下不打诳！”

陈独秀仿佛没听见。其实老狱官真没打诳，确有一百多人肃静地聚候在监狱大门口，迎接陈独秀出狱，其中以北大师生居多。他们事先得到了确凿的消息。

来自北大的师生队列里，站着李大钊、高一涵、王星拱、许德珩、张国焘、邓中夏、黄凌霜等人，一个个长衫飘动。

这当然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。

高君曼带着两个孩子，站在人群的最前面。三个月来，高君曼几乎流干了眼泪。

静默着的人群那一刻还起了一些骚动，因为其时有一辆北大的黑色小汽车突然拐过街角，停了下来，喷出一股白烟。人群顿时大叫：“蔡校长来了！”

蔡元培是久违了，人群的激动不难理解。只见长期自我放逐后回到北京才四天的蔡元培西装革履，昂首下车，走向迎接人群。

他首先与李大钊握了握手，又与其他教师轮流握手，但都没有讲话。

这时又有一辆马车匆匆

赶到，跳下来的是喘着大气的胡适。

胡适见了李大钊，却站在数步之外，不走过来。蔡元培见了，脸上浮起笑意，招招手：“怎么不站在一起？两位还在作主义与问题之争？”

蔡元培一回京，就读了几期《每周评论》，知道他聘的几位老师之间的唇枪舌剑。

胡适似乎很大度，说：“守常文章如矛，虽尖锐锋利，然小弟并不以为手中之盾已经破碎。”

李大钊言语不高，却针锋相对：“我只请教胡教授一句话：今日北大如此多的师生齐聚监狱门口，仅仅为的是解决一个问题，还是为的是欢迎一个主义？”

“啊呀呀，真吃不消守常的咄咄逼人。”李大钊的问话如此犀利，胡适只有苦笑，他转向蔡校长求援，“不知校长同情哪一边？”

“我虽然人不在京城，可是两位的高论都拜读了。我以为，我若是捧了一个，压了一个，那这个北大校长就一定是世上最无用的校长！我若能让你们每一位教授各自海阔天空无所顾忌，那我这个北大校长就是举国最能干的校长！”

胡适闻言一惊，击掌而叹：“精湛！精湛！”

监狱大门就是在此时洞开的，门内一下子站出两个木无表情的警察。这一响动顿时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，学生开始骚动，报馆记者手中的镁光灯都举了起来。

然陈独秀还是没有出现。

陈独秀此时还在监房里，坐得很稳，一直只给老狱官一个纹丝不动的背影。

“陈先生！”老狱官的声调已近乎哀求，“先生是知道的，小的虽时常吆五喝六，然只是个当差跑腿之人，嘴都长

在人家身上，官家扔个令箭，说要关，咱也不能每天在您先生面前晃荡个钥匙。官家发个话，说要放您，咱也不敢留先生您多吃一口饭。小的平日里吆五喝六，不知天高、不知地厚，今儿算是小的在您先生面前说软话了，小的只问先生，放不放手的一马？”

陈独秀缓缓回脸，一点一点手中之书：“文章千古事，不可随意叨扰，懂不懂？”

“小的懂，小的懂！”

陈独秀终于放下书，站起来，伸个懒腰，说：“前头带路！”

“是，是，陈先生。”狱官如蒙大赦。

陈独秀的发须显得过长，在潮湿的甬道一路缓缓行走，恍若仙人踱步。他目不斜视，但已看见两旁铁栅内的暗黑之处，均亮有惊疑的闪烁不定的眼睛。

他站定，慢慢回身，冲着长长的空寂的监狱甬道大声说了几句话。

他知道他的话是有很多人听着的。

“我这会儿有幸出门了，你们老老幼幼的还得留着吃这儿的饭。饭是霉饭，菜是烂菜，你们谁想吃？你们谁不想吃！况且我知道，你们的冤屈都大过你们的罪孽。我是个教书的，平日话多，我今不复多言，只奉劝大家一句话：你们日后要是出了大牢，别忙着打家劫舍，也别忙着偷鸡摸狗，要多想想是谁逼得你们无路可走的？房是怎么破的？锅是怎么碎的？”

陈独秀还是出现了。陈独秀此时还在监房里，坐得很稳，一直只给老狱官一个纹丝不动的背影。

“陈先生！”老狱官的声调已近乎哀求，“先生是知道的，小的虽时常吆五喝六，然只是个当差跑腿之人，嘴都长